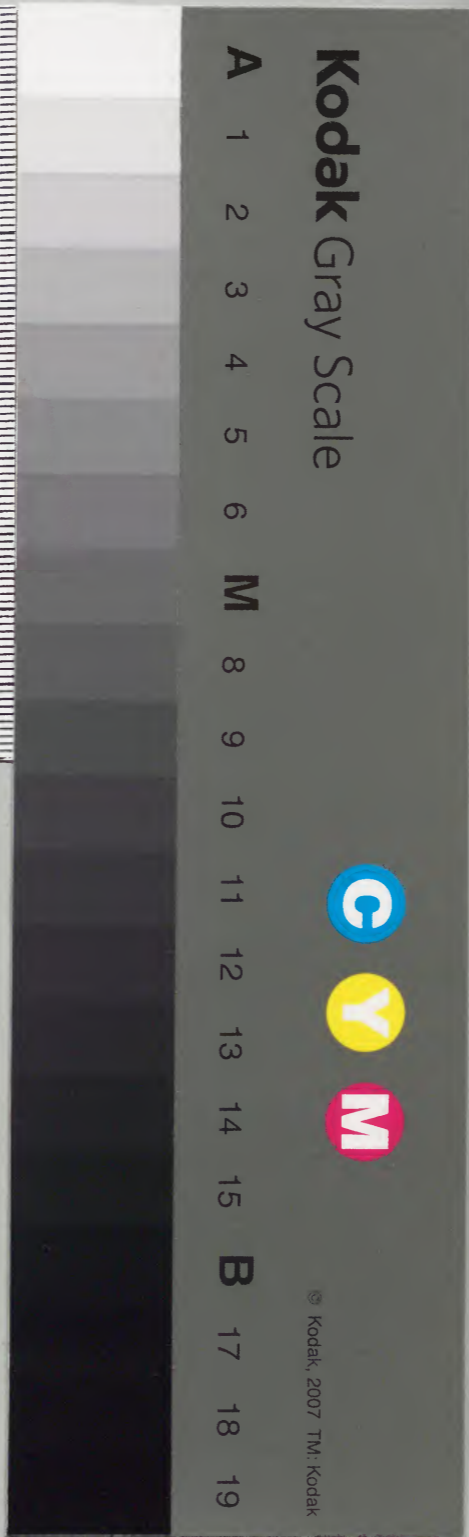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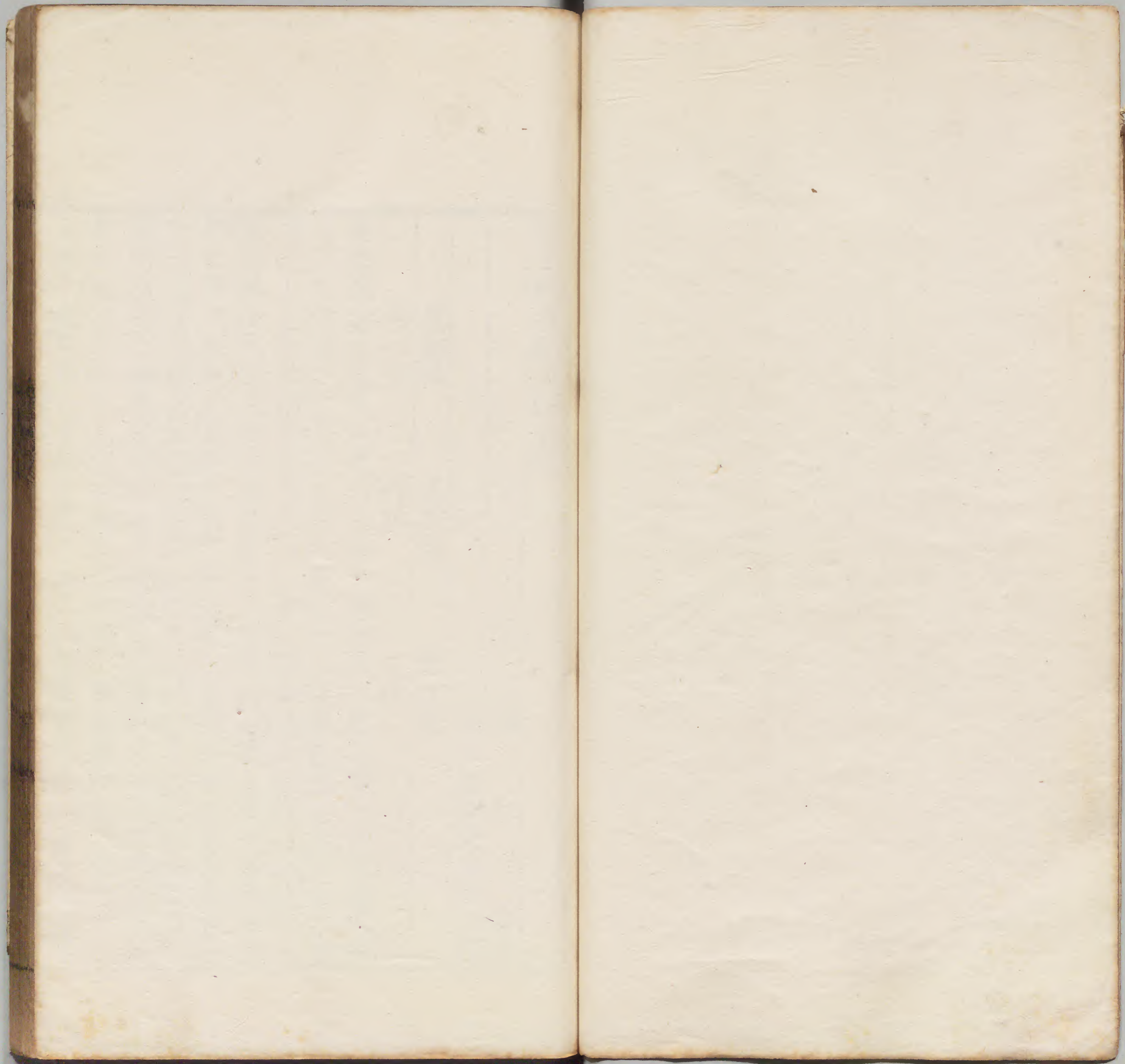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函號  
 架冊  
 八〇  
 四〇  
 三〇

內閣文庫  
 漢書類  
 函號  
 架冊  
 八〇  
 四〇  
 三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30
冊數	50 ( 17 )
函號	281 3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三

劉昫 筆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婁師德

王孝傑

唐休璟

張仁愿

薛訥

王峻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  
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  
待也上元初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  
請為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遷殿中侍  
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將軍兼檢校  
豐州都督仍依舊知營田事則天降書勞曰卿素積忠勤兼懷武略  
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卿受委北陲摠司軍任往還靈夏檢  
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艱兩軍及  
北鎮兵數年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覽以嘉尚欣悅良深長

壽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明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卿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又以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又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稍遷秋官尚書萬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並依舊知政事證聖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與吐蕃大將論欽陵替婆戰於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師德貶授原州貞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是歲兼檢校右肅政御史大夫仍知左肅政臺事又與王懿宗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諸州神功元年拜納言累封譙縣子尋詔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校檢河西營田事聖曆二年突厥入寇復令檢校并州長史仍充天兵軍大總管是歲九月卒贈涼州都督諡曰貞初狄仁傑來入相時師德嘗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師德令允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舍如此方知不達婁公遠矣師德頗有學法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自專綜邊任前後三

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雖叅知政事深懷畏避竟能以功名始終甚爲識者所重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也高宗末爲副總管從工部尚書劉審禮西討吐蕃戰於大非川爲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由是免死尋得歸則天時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中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率衆以討吐蕃乃克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大悅謂侍臣曰昔貞觀中具綏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旣盡復於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斯功效竭此款誠遂能褻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是可嘉乃拜孝傑爲左衛大將軍明年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清源男延載初入爲瀚海道行軍總管餘如故證聖初又爲朔方道總管尋坐與吐蕃戰敗免官萬歲通天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叛復詔孝傑白衣起爲清邊道總管統兵十八萬以討之孝傑軍至東峽石谷遇賊道隘虜甚衆孝傑

率精銳之士為先鋒且戰且前及出谷布方陣以捍賊後軍摠管蘇宏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既無後繼為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為賊所殺及奔踐而死殆盡時張說為節度管記馳奏其事則天問孝傑敗亡之狀說曰孝傑忠勇敢死乃誠奉國深入寇境以少禦衆但為後援不至所以致敗於是追贈孝傑夏官尚書封耿國公拜其子無擇為朝散大夫遣使斬宏暉以徇使未至幽州而宏暉已立功贖罪竟免誅開元中無擇官至左驍衛將軍以恩例贈孝傑特進

唐休璟京兆始平人也曾祖規周驃騎大將軍安邑縣公祖宗隋大業末為朔方郡丞時為梁師都舉兵將據城宗抗節不從乃為所害休璟少以明經擢第永徽中解褐吳王府典籤無異材調授營州戶曹調露中單于突厥背叛誘奚契丹侵掠州其後奚羯胡又與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於獨護山斬獲甚衆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歿朝議欲罷豐

州徙百姓于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渴賊實為襟帶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為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傍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摠管文昌右相韋待價及副使闡溫古失利休璟收其餘衆以安西土遷西州都督上表請復取四鎮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亦休璟之謀也聖曆中為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久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芬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蒼婆降麴芬布支新知賊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擲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

是後休璟入朝吐蕃亦遣使來請和因宴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故欲識之則天大加歎異擢拜右武威右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尋轉太子右庶子依舊知政事以契丹入寇復拜夏官尚書兼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兼安東都護時中宗在春宮將行進啓於皇太子曰張易之兄弟幸蒙寵遇數侍宴禁中縱情失禮非人臣之道惟加防察中宗即位召拜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酒泉郡公顧謂曰卿曩日直言朕今不忘初欲召卿計事但以遐遠兼懷北狄之憂耳未幾加特進拜尚書右僕射是歲秋大

水休璟兩上表自咎請免官甚切辭多不載中宗竟不允手制答曰陰陽乖爽事屬在予待罪私門難依來表尋遷中書令充京師留守俄加檢校吏部尚書又以宮察之舊賜實封三百戶累封宋國公休璟在任無所弘益景龍二年致仕于家年力雖衰進取彌銳時尚宮賀婁氏頗關預國政憑附者皆得寵榮休璟乃為其子娶賀婁氏養女為妻因以自達由是起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仍封宋國公休璟年踰八十而不知止足依託求進為時所譏景雲元年又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停其舊封別賜實封二百戶二年表請致仕許之祿及一品子課並令全給休璟初得封時以絹數千匹分散親族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塋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時人稱之延和元年七月薨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諡曰忠子先慎襲爵官至陳州刺史次子先擇開元中為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也本名仁實以音類睿宗諱改焉少有文武材

幹累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則天是彌勒佛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旨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為有識所重尋而夏官尚書王孝傑為吐刺軍摠管統眾以禦吐蕃詔仁愿往監之仁愿與孝傑不協因入奏事稱孝傑軍敗誣罔之狀孝傑由是免為庶人仁愿遽遷侍御史萬歲通天二年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必畫承景躬當矢石先鋒禦賊之狀則天歎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擢拜右肅政臺中丞令仁愿敘錄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發都先問承景對陣勝負之狀承景身實不行問之皆不能對又虛增功狀仁愿廷奏承景罔上之罪於是左遷崇仁令擢仁愿為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會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趙定擁眾迴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邀擊之流矢中手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遷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中宗還京以仁愿為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眾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積

屍府門遠近震懼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頤為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為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三年突厥入寇朔方軍摠管沙吒忠義為賊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眾仁愿至軍而賊眾已退乃躡其後夜掩大破之先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眾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虛奪取漢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已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為賊虜所有建議以為不便仁愿固請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一時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

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堽門及敵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為守備何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摠管始築堽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仁愿在朔方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鄆縣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太子文學柳彥昭為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為隨機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稱多至大官時稱仁愿有知人之鑒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累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中宗賦詩祖餞賞賜不可勝紀尋加鎮軍大將軍睿宗即位以老致仕特全給祿俸又拜兵部尚書加光祿大夫依舊致仕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傅賻物二百段命五品官一人為監護使子之輔開元初為趙州刺史

陸訥絳州萬泉人也左武衛大將軍仁貴子也為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蓄安敢絕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乃不行其後突厥入寇河北則天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臨行於同明殿召見與語訥因奏曰醜虜憑凌以廬陵為辭今雖有制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伏則天深然其言尋拜幽州都督兼安東都護轉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久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玄宗即位於新豐武訥為左軍節度時元帥與禮言得罪諸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之軍不動玄宗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皆不得入禮畢上甚加慰勞時契丹及奚與突厥連和屢為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等杜賓客以為特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為制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為然訥獨曰夏月草茂羔犢生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為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



同紫微黃門三品撫兵擊奚契丹議者乃息六月師至樂河遇賊時  
既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為契丹等所覆訥脫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  
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盡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并州  
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  
同紫微黃門三品薛訥戡戎禦邊建議為首暗於料敵輕於接戰張  
我王師衄之虜境觀其疇昔頗常輸罄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  
緩嚴刑俾期來效宜赦其罪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其年八月吐蕃  
大將空達延乞力徐等率眾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  
渭源縣掠羣牧而去詔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與太  
僕少卿王峻等率兵邀擊之十月訥領眾至渭源遇賊戰於武階驛  
與王峻角夾攻之大破賊眾追奔至洮水又戰于長城堡豐安軍  
使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將士乘勢進擊又敗之殺獲萬人擒其將  
六指鄉彌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并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  
十二月親征吐蕃及聞訥等剋捷玄宗大悅乃停親征追贈王海賓

左金吾衛大將軍賻物三百段粟三百石名其稚子為忠嗣拜朝散  
大夫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即便敘錄功狀拜訥為左羽林軍大將  
軍復封平陽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俄又充涼州鎮軍大總管尋  
以年老特聽致仕八年卒年七十餘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沉勇寡  
言臨大敵而益壯訥弟楚玉開元中為幽州大都督長史以不稱  
職見代而卒

王峻滄州景城人徙家于洛陽祖有方岷州刺史峻冠明經擢第  
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請裁失利歸  
罪於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峻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  
智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廷議爭之思忠竟得釋而峻亦去是出為  
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為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運衛永等州糧  
以饋之峻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  
百姓賴之尋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請闕請留峻乃下勅曰彼州生  
緣寇盜戶口凋殘委任失材乃今至此卿處事強濟遠望三爵築城





胡之功加金紫光祿大夫仍充朔方軍節度大使其年冬上親郊祀  
追賧赴京以會大禮賧以時屬冰壯恐虜騎乘隙入寇表辭不赴手  
勅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賧潛謀構逆勅  
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鞫其狀賧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左  
遷蘄州刺史十四年累遷戶部尚書復爲朔方軍節度使二十年卒  
年七十餘贈尚書左丞相謚曰忠烈往歲魏元忠爲張易之昌宗所  
構左授高要尉賧密狀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賧曰魏公且  
全矣子湏威嚴而坐理恐子之狼狽也賧曰魏公忠而獲罪賧爲義  
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賧氣貌雄  
壯時人謂之有熊虎之狀然慕義激勵有古人之風御下整肅人吏  
畏而愛之賧卒後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賧與  
蕃將高昭領兵馬先軍討賊上聞而嗟異久之戶部郎中揚伯誠上  
疏請賧等墳特乞增脩封域量加表異降使饗祭優其子孫玄宗乃  
遣使就其家廟祭仍加其子官秩

史臣曰婁師德應召而慷慨勇也薦仁傑而入用忠也不使仁傑升  
之公也營田贍軍智也恭勤接下和也叅知政事功名有卒是人之  
難也又何愧於將相乎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薛訥王賧等皆韜武  
幹亟立邊功然孝傑失於再擒休璟虧於餘行先敗後勝薛訥何慙  
止雪迴風王賧難掩仁愿操履中否相兼  
贊曰拯物之心不形於色將相之材人何以測臣有始終功無爽忒  
多忌梁公自招慙德唐張訥賧善陣能師共服戎虜不憂邊陲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四

劉 响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崔融

李嶠

蘇味道

徐彥伯

盧藏用

蘇味道趙州樂城人也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轉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先知其貴甚加禮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之引為管記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為謝表託於味道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代延載初歷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正授益聖元年坐事出為某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聖曆初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未首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

矣時人由是號為蘇摸稜長安中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為憲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未幾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以親附張易之昌宗貶授鄆州刺史俄而復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與其弟太子洗馬味玄甚相友愛味玄若請託不諧輒面加凌折味道對之怡然不以為忤論者稱焉有文集行於代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為著姓少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累轉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罪親入獠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之累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陌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乃

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詔入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為之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遺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褻貶得失欲令曲盡行察則省不暇此非敢墮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竊謂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同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其功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備矣無為多張科目三書簿言且朝廷萬機非無事軌之機動恒在四方

慎之事悉當委之則傳聖天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  
分州統理無由濟其弊蓋請大小相兼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  
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  
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存意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舊假  
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  
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簡擇堪為使者會有沮議者竟不行尋知天官侍郎事遷麟臺少監  
聖曆初與姚崇借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鸞臺侍郎依舊平章  
事兼修國史久視元年嶠舅天官侍郎張錫入知政事嶠轉成均祭  
酒罷知政事及修史舅甥相繼在相位時人榮之嶠尋檢校文昌左  
丞東都留守長安三年嶠復以本官平章事尋知納言事明年遷內  
史嶠後同辭煩劇復拜刑部平章事如故長安末則天將遣大

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  
饒益眾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  
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  
傭力客作以濟糶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  
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  
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  
德無窮疏奏不納中宗即位嶠以附會張易之兄弟出為豫州刺史  
未行又貶為通州刺史數月徵拜吏部侍郎封贊皇縣男無幾遷吏  
部尚書進封縣公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為中書令初嶠在吏部時志  
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貢外官數千人至是官寮倍多府  
庫減耗乃抗表引咎辭職并陳利害十餘事中宗以嶠昌言時政之  
失輒請罷免手制慰諭而不允尋令復居舊職三年又加修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景龍三年罷中書令以特進守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為懷州刺史尋以年老致仕初中宗

崩嶠密表請處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踐祚宮內獲其表以示侍臣或請誅之中書令張說曰嶠雖不辯逆順然亦為當時之謀吠非其主不可追討其罪上從其言乃下制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為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趙國公李嶠往緣宗韋弒逆朕恭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有窺觚不知逆順狀陳詭計朕親覽焉以其早負辭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特掩其惡今忠邪既辨具物惟新賞罰儻乖下人安勸雖經赦令猶宜放斥矜其老疾俾遂餘生宜聽隨子虔州刺史暢赴任尋起為廬州別駕而卒有文集五十卷

崔融齊州全節人初應八科舉擢第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融為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曆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啓母廟碑深加歎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覲碑文自魏州司功參軍擢授著作佐郎尋轉右史聖曆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內侍奉四年遷鳳閣舍人久視元年坐忤張昌宗意左遷鳳州長史昌宗怒解又請召為春官郎中知制誥事長安二年

年再遷鳳閣舍人三年兼修國史時有司表稅關市融深以為不可上疏諫曰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未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高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流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編如飢寒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料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豈可瞻仰乎清盛朝自取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以為不可者一也臣謹崇易繫辭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以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不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



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工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工量能事四人陳力受祿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言是以先之夫獄市善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西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搖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隣與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二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

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數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舳巨艦千軸萬艘交臂往還昧且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復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吏遭主司徼賂船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詆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鏗出便竦劍加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益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

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肯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夫玄默亂大倫魏晉恥小齊隋齷齪亦所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替通東夷暨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堠靜謐比為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析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垂範之用心也且聞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

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與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獨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虛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懼疏奏則天納之乃寢其事四年除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士之七賦與制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及易之伏誅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清河縣子賜物五百段設善美高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六事並手勅付融撰哀冊文用思精苦遂發病卒時年五十四以侍讀之恩追贈衛州刺史謚曰文有集六十卷二千禹錫翹開元中柩次為中書舍人

盧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藏有名於時官至魏州  
司馬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尋  
隱居終南山學辟穀練氣之術長安中徵拜左拾遺時則天將營興  
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自古  
帝王之迹衆矣臣聞七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  
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管中人十家之產而罷  
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爲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  
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多  
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憂人務奉已也且  
頃歲已來雖年穀頗登而百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  
土木之役歲月不空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苑臣恐人  
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患至今  
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相祕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  
亡之患以納君於仁 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垂名千載陛下誠能

發明恕之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陛下爲惜人力而苦已也小  
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事者議其可否則  
天下幸甚神龍中累轉起居舍人兼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藏用常  
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析滯論以暢其事辭曰客曰天道玄微  
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其運行故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  
曆黃公裁變玄女啓謨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兵強國富違  
之者則將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何  
爲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瞞昧所守徒識偏方之詭說未究亨衢  
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十所以虛中  
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豐焉妖不自作由是言之得喪興亡並關  
人事吉凶悔愆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爲不善者天降之  
殃高宗修德桑穀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  
古之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國靜

賞罰得中則兵強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苟違此途雖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叔世遷訛俗多激倖競稱怪力爭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為徵據覆軍敗將者則隱秘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文飾豈唯德之增惑亦乃學人自是嗚呼習俗訛謬一至此焉昔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人事苟脩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闕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強將智粟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雞鬪之祥多貽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祠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兩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靡有舉火而屠張郃本必暗同歲德真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齒劍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階刑邱若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齊襄城無焦

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金雞玉鶴方為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適構淮南之禍刻符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嗟乎檣斃不襮赤伏之運築城斷崗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禪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於觀德九徵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賢聖通規仁遠乎哉詎宜滯執客乃蹙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焚蒼龜毀律曆廢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答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曆所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蒼龜所以筮吉凶聖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之則凝滯於物消息之義其在茲乎客於是循牆匍匐帖然無氣口故心醉不知所以答矣景龍中為吏部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開元初起為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年五十餘有集二十卷

藏用工篆隸好琴碁當時稱為多能之士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  
二人並早卒藏用厚撫其子為時所稱然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譽  
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隨駕隱士及登朝趙趙詭佞專事  
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于世

徐彥伯兖州瑕丘人也少以文章擅名河北道安撫大使薛元超素  
薦之對策擢第累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暹善判事司士李直  
工於翰札而彥伯以文辭雅美時人謂之河中三絕彥伯聖曆中  
除給事中時王公卿士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周興來俊臣等  
陷彥伯乃著樞機論以誠于代其辭曰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  
又云齊乃位度西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  
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  
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為急也  
精微以勸之典暮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脩其詁訓  
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

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  
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齊身亦  
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南容復於白圭箕子疇於洪  
範良有以也是以摘撫瑕玷參詳躁競審無常以階亂將不密以致  
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  
其有識暗邪正慮微形朕破金湯之籥封禍亂之根用詁譎為全計  
以號詼為令德至若梧宮問答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  
危殘蔡侯繩息媯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圖宗卿也而受鼎鑊之誅  
史遷輕議終下讐至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穢  
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吻挾邪作蠱守之而不  
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韓盧聚音厖也羣吠得死為幸何  
循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這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  
首沒齒於季章曹瞞齟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  
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暮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喆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姬公之言也出爲金石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是謂德音諸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諭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楸探世猷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擇其交以後談不感趨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謀謀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錫茲純嘏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此迺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神龍元年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高平縣子賜物五百段未幾出爲衛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俄轉蒲州刺史

入爲工部侍郎尋除衛尉卿兼昭文館學士景龍三年中宗親拜南郊彥伯作南郊賦以獻辭甚典美景雲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昭文館學士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甚謹撫諸姪同於己子自晚年屬文好爲強澁之體頗爲後進所效焉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史臣曰才出於智行出於性故文章巧拙由智之深淺也行義詭實由性之善惡也然則智性稟之於氣不可使之彊也蘇味道李嶠等俱爲輔相各處穹崇觀其章疏之能非無與瞻驗以弼諧之道固有貞純故狄仁傑有言曰蘇李足爲文吏矣得非齷齪者乎摸稜之病尤足可譏崔融盧藏用徐彥伯等文學之功不讓蘇李知有守常之道而無應變之機規諫之深崔比盧徐稍爲優矣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譚爲美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有慙輔弼稱之豈同凡人自言未必有德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堪尚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罔忒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五

睿宗諸子

讓皇帝憲

惠宣太子業

惠莊太子撝

隋王隆悌

惠文太子範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相同校

睿宗六子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生玄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生讓皇帝宮人柳氏生惠莊太子崔孺人生惠文太子王德妃生惠宣太子後宮生隋王隆悌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初封永平郡王文明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及睿宗降為皇嗣則天冊授成器為皇孫與諸弟同日出閣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改封壽春郡王仍却入閣長安中累轉左贊善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中宗即位改封蔡王遷宗正負外卿加賜實封四百戶通舊為七百戶成器固辭不敢當大國依舊為壽春郡王唐隆元年進封宋王其月睿宗踐祚拜左衛大將軍時將

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  
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  
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請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至時諸王  
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儲位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許之玄  
宗又以成器嫡長再抗表固讓睿宗不許乃下制曰左衛大將軍宋  
王成器朕之元子當踐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人神僉屬由是朕  
前懇讓言在必行天下至公誠不可奪爰符立季之典庶協從人之  
願成器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別加實封二千戶賜物五  
千段細馬二十四奴婢十房甲第一區良田三十頃其年十一月拜  
尚書左僕射尋遷司徒其太師都督並如故明年表讓司徒拜太子  
賓客兼揚州大都督如故時太平公主陰有異圖姚元之宋璟等請  
出成器及申王成義為刺史以絕謀者之心由是成器以司徒兼蒲  
州刺史玄宗嘗製一大被長枕將與成器等共申友悌之好睿宗知  
而大悅累加賞歎先天元年八月進封司空及玄宗討平蕭至忠岑

義等成器又進位太尉依舊兼揚州大都督加實封一千戶月餘加  
授開府儀同三司其太尉揚州大都督並停開元初歷岐州刺史開  
府如故四年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封為寧王實封累至五千五  
百戶又歷澤潞等州刺史初玄宗兄弟聖曆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  
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  
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為宮憲於勝業東  
南角賜宅申王撫岐王範於安興坊東陽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  
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玄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  
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  
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  
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擊毬或近郊從禽或別墅  
追賞不絕於歲月矣遊踐之所中使相室以為天子友悌近古無比  
故人無間然玄宗既篤於昆季雖有讒言交構其間而友愛如初憲  
尤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交結玄宗尤加信重之嘗與憲



及岐王範等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亦無極上有兩  
僊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  
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  
代之才堪佐經綸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  
之奪豈神丸之効也虞舜至聖捨象徽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  
忘食歛歎者也頃因餘暇妙選僊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  
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憲開三十九年兼太常卿十  
四年停太常卿依舊為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一年復拜太尉二十八  
年冬憲寢疾上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療憲稍瘳  
上大悅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獨在上  
尤加恩賞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常無日不賜酒酪  
及異饌等尚食摠監及四方有所進獻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賜之憲  
嘗奏請年終錄付史館每年至數百經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

封樹時學者以為春秋雨水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日月也憲  
見而歎曰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言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  
死矣十一月薨時年六十三上聞之號斗天聲左右皆掩涕翌日下  
制曰能以位讓為吳大伯存則用成其節歿則當表其賢非常之稱  
旌德斯在故太尉寧王憲託含粹靈允膺六雅孝悌之至本乎中誠  
仁和之深非因外獎率由禮度雅尚文儒謙以自牧樂以為善比兩  
獻而有光與二南而合德自出臨方慎入配台階逾勵忠勤益聞周  
慎實謂永為藩屏以輔邦家曾不憚遺奄焉死沒友于之痛震慟良  
深惟王朕之元昆合昇王嗣以朕奉先朝之睿略定宗社之阡危推  
而不居請予主鬯又承慈旨焉敢固違不然者則宸行之尊豈歸於  
薄德茂行若此易名是憑自非大號孰副烈按諡法推功尚善曰  
讓德性寬柔曰讓敬追諡曰讓皇帝曰今以司擇日備禮冊命憲長  
子汝陽郡王璉又上表懇辭盛陳先意謙恐不敢當帝號手制不許  
及冊斂之日內出御衣一副仍令右監門上將軍高力士書實

于靈座之前其書曰隆基曰一代兄弟第一部存歿家人之禮是用申情興言感恩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修其號五王同開邸第遠自童幼泊乎長成出則同遊學則同業事均形影無不相隨頃以國步艱危義資克定先帝御極日月照臨大恩猶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及在薄躬既嗣守紫宸萬機事總聽朝之暇得展于懷十數年間棣華凋落謂之手足唯有大哥今復淪亡然無對以茲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生人孰不殂謝所貴光昭行以示崇高立德立名斯為不朽大哥事跡身歿讓存故冊曰帝神之昭格當茲寵榮况庭訓傳家雖等申讓善述先志實有遺風成其美也恭惟緒言愧焉如在寄之翰墨悲不自勝又制追贈憲妃元氏為恭皇后祔葬于橋陵之側及將葬上遣中使勅遣等務令儉約送終之物皆令衆見所司請依諸陵舊例曠內置千味食監護使左僕射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餅盛安於藏內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犢麋鹿等肉并諸藥酒三十餘色備注禮料皆無所憑臣據

禮司所料奠祭相次事無不備典制分明天恩每申讓帝之志務令儉約禮外加數竊恐不安又非時之物馬犢驢等并野味魚鱉鵝鴨之屬所用銖兩動皆宰殺盛夏胎養聖情所禁又須造作牛物動逾千計求徵古井實謂煩勞于味不供禮無所闕伏望依禮減省以取折衷制從之及發引時屬大雨上令慶王澤已下泥中步送十數里制號其墓為惠陵憲凡十子璉嗣莊琳壽珣瑒玢珽瑄瑤等十人歷官封襲璉封汝陽郡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為詩酒之交天寶初終父喪加特進九載卒贈太子太師莊嗣封齊陰郡王早卒璉封嗣寧王歷秘書負外監從玄宗幸蜀郡至德二載卒璉封嗣申王珣封同安郡王珣脩身淳謹不自矜貴閨門之內常默如也開元二十五年薨玄宗甚悼之輟朝三日制曰猶子之恩特深於情禮睦親之義必備於哀榮同安郡王珣稟氣淳和執心忠順邦國垣翰宗枝羽儀磐石䟽封將期永固逝川不捨俄歎促齡悼往之懷因心所切宜增寵命用飾幽泉可贈太子少保葬事官給陪葬橋陵瑒封漢中

王歷都水使者恒王府司馬衛尉自外卿瑀早有才望偉儀表初爲隴西郡公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仍加銀青光祿大夫漢中郡太守乾元二年以特進試太常卿送寧國公主至迴紇充冊立使玠蒼梧郡開國公歷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自外置同正貢卒贈江陵大都督璉封晉昌郡開國公瑄魏郡開國公瓘文安郡開國公天寶十一載璉瑄瓘並食邑三千戶

惠莊太子撫睿宗第二子也本名成義母柳氏掖庭宮人擣之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迴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悅始令列於兄弟之次垂拱三年封恒王尋却入閣改封衡陽郡王累授尚衣奉御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遷司農少卿加銀青光祿大夫睿宗踐祚進封申王遷右衛大將軍景雲元年七月遷殿中監兼檢校右衛大將軍二年轉光祿卿右金吾衛大將軍先天元年七月加實封一千戶八月行司徒兼益州大都督開元二年帶司徒兼幽州刺史俄避昭成太后之稱改名爲歷鄧號

絳三州刺史八年因入朝停刺史依舊爲司徒性弘裕儀形曠偉善於飲啖十二年病薨冊贈惠莊太子陪葬橋陵無子初養讓帝子珣封同安郡王先卒天寶二載又以讓帝子璿爲嗣申王授鴻臚自外卿

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也本名隆範後避玄宗連名改單稱範初封鄭王尋改封衛王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閣徙封巴陵郡王累授尚食奉御神龍元年遷太府自外少卿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景龍年兼隴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睿宗踐祚進封岐王又加實封五百戶拜太常卿兼左羽林大將軍先天二年從上討竇懷貞蕭至忠等以功加賜實封滿五千戶下制褒美開元初拜太子少師帶本官歷絳鄭岐三川刺史八年遷太子太傅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閭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繇篇題唱和又多聚書畫古跡爲時所稱時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坐與範遊讌兼私挾讖緯之書配徙嶺外萬年尉劉庭

琦太祝張諤皆坐與範飲酒賦詩黜庭琦為雅州司諤為山在丞  
然上未嘗間範恩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至必無異意祇  
是趨競之輩強相託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時王毛  
仲等本起微賤皆崇貴傾於朝廷諸王每相見假立引待獨範見之  
色莊十四年病薨上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為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徹  
膳累旬百寮上表勸喻然後復常開元十四年命工部尚書攝太尉  
盧從愿冊贈王為惠文太子陪葬橋陵一子瑾封河東郡王官至太  
僕卿冒干酒色竟暴卒贈太子少師天寶三載又以惠宣太子男略  
陽公珍為嗣岐王銀青光祿大夫宗正負外卿上元二年珍與朱融  
善珍儀表偉如頗類玄宗融乃誘崔昌趙非能等并中官六軍人同  
謀逆融謂金吾將軍邢濟曰今城中草草關外近更憑凌若何濟曰  
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隨之安能自脫融曰有一人足下見之自當  
知縱不出城亦無慮乃引以見珍濟奏之乃令御史中丞敬羽訊之  
珍賜死其同謀右武衛將軍竇如珍試都水使者崔昌右羽林軍大

將軍劉從諫蔚州長鎮將朱融右衛將軍胡列直司天臺通玄院高  
抱素右司禦率府率魏兆內侍省內謁者監王道成等九人特宜斬  
決試太子洗馬兼知司天臺冬官正事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閱楚  
州司馬張昂右武衛兵曹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簿李岳國子監  
廣文進士張奐等六人特宜決殺駙馬都尉薛履謙預逆謀宜賜自  
盡乃以齊兼桂州都督許御史充桂管防禦都使左散騎常侍張鎰  
坐與交通貶辰州司馬一繇者鄭州滎陽人北齊吏部尚書述五代  
孫也工五言詩開元初輒為岐州刺史繇為長史範失白鷹繇為失  
白鷹詩當時以為絕唱後為湖州刺史子審亦善詩詠乾元中任袁  
州刺史

惠宣太子業睿宗第五子也本名隆業後單名業垂拱三年封趙王  
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隋例却入閣改封中山郡王累授都水使者  
尋又改封彭城郡王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景龍  
二年兼陳州別駕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少卿別駕如故睿宗即位進

封薛王加封滿一千戶拜秘書監兼右羽林大將軍俄轉宗正卿睿宗以業好學而授秘書監及玄宗誅蕭至忠岑羲等業以翊從之功加實封通舊為五千戶開元初歷太子少保同涇幽衛虢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保初業母早終從母賢妃親鞠養之至是迎賢妃出就外宅事之甚謹業同母妹淮陽涼國二公主亦早卒業撫愛其子逾於已子上以業老友特加親愛業嘗疾病上親為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讌樂更為初生之歡玄宗賦詩曰昔見漳濱卧言將入事違今逢誕慶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鵲原鳥再飛其恩意如此十三年上嘗不豫業妃弟內直郎韋質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發玄宗令杖殺韋質左遷皇甫恂為錦州刺史妃惶懼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上遽令召之業至階下遂巡請罪上降階執其手曰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乃歡讌久之仍慰諭妃今復其位二十一年業進拜司徒二十年正月薨冊贈惠宣太子陪葬橋陵有子十一人瑗樂安郡王瑒宗正卿榮陽郡王瑒封嗣

薛王珍嗣岐王珣為

光祿大夫鴻臚卿同正台天寶五載坐舅

刑部尚書韋堅為右相李林甫所構貶夷陵郡別駕長任母隨珣竟以憂死七載珣於夜郎安置後移南浦郡十四載安祿山反赴于西京

隋王隆悌睿宗第六子也初封汝南郡王長安初拜尚乘直長早薨睿宗踐極追封隋王贈荊州大都督無子

史臣曰夫得天下而治者其道舒而有變讓天下而退者其道卷而常存何者飛龍在天舒也元龍有悔變也讓皇帝守無咎於或躍利終吉於勞謙其用有尤其聞莫朽惠莊惠文惠宣隋王等或守常而獲免終保皇枝或過望而包羞竟塵青史略陽公信魁偉之狀起圖謀之心福善禍淫宜哉不令

贊曰謙而受益讓以成賢唐屬之美憲得其先長不居震剛不乘乾讓之大者胡可比焉撫毓已降同氣連枝性習何遠非革即睽有善有惡禍福不欺

姚崇

宋璟

劉珣 等修  
蜀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姚崇本名元崇陝州硤石人也父善懿貞觀中任雋州都督元崇為  
孝敬挽郎應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  
河北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遷夏  
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初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  
來俊臣等推勘詔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違  
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為  
疑即可其奏近日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以前就  
戮者不有冤濫耶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在  
酷自誣而死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  
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

其毒手將軍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  
兇豎朝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  
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  
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  
浮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銀千兩以賜元崇時  
突厥叱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乃改為元之俄遷鳳  
閣侍郎依舊知政事長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請解職侍養言甚哀  
切則天難違其意拜相王府長史罷知政事俾獲其養其月又令元  
之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馬  
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則天深然其言改為春官尚書是時張  
易之請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訴元之斷停易  
之屢以為言元之終不納由是為易之所譖改為司僕卿知政事如  
故使充靈武道大憖管神龍元年張柬之桓彥範等謀誅易之兄弟  
適會元之自軍還都遂預謀以功封梁縣侯賜實封二百戶則天移

居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就閣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鳴  
咽流涕彥範柬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  
曰事則天歲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非忍所得昨預公誅兇逆者是  
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  
罪實所甘心無幾出為亳州刺史轉常州刺史睿宗即位召拜兵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尋遷中書令時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預  
朝政宋王成器為閑廐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兵外議以為不便  
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諸王為刺史  
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離間  
兄弟請加罪乃貶元之為申州刺史再轉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為  
政簡肅人吏立碑紀德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在新豐  
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復遷紫微令避  
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固辭實封乃停其舊封特賜新封  
一百戶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

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令有司隱括僧徒以偽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蠹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域以及蠹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蟲既解畏人易為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時山東百姓皆燒香禮拜設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自古有討除不得者祇是人不用命但使齊心戮力必是可除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為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報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飢饉將何自安

幸勿遲迴自招悔恫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流下者不可勝紀時朝廷喧議皆以驅蝗為不便上聞之復以問崇崇曰庸儒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適權者昔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綠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摠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至相噉毛今山東蝗蟲所在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儻不收獲豈免流離事繫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陛下好生惡殺此事請不煩出勅乞容臣出牒處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上許之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外議咸以為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今猶可復請公思之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殺蚰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用其犬孔丘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蝗蟲極盛驅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宜餓殺此事崇已面經奏定訖請公勿復為言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業不仰關懷慎既庶事曲從竟亦不



敢逆崇之意蝗因此亦漸止息是時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于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異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為時所譏時有中書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蕃人珍遺事發上親加鞫問下獄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上由是不悅其冬曲赦京城勅文特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面陳避相位薦宋璟自代俄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居月餘玄宗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上召宋璟蘇頌問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行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崩壞恐神靈誠以東行不便也崇對曰太廟殿本是符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氏舊制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危崩既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相會不是緣行乃崩且四海為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中不甚豐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為人行幸豈是無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供擬不可失信於天下以臣愚見舊廟既朽爛不堪修理望移神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發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賜絹二百匹令所司奉七廟神主於太極殿改新廟車駕乃幸東都因今崇五日一參仍入閣供奉其奉恩遇後又除太子少保以疾不拜九年薨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崇先分其曰園今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為遺令以誠子孫其略曰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踈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況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講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書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之間已為陳迹誠哉此言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

唐傳四六

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唯自玷乃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噬毀莊田  
水碾既衆有之遞相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苟皆古之賢達也所以  
預爲定分將以絕其後乎吾靜思之深所歎服昔孔丘亞聖母墓毀  
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昔傷震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  
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真魂  
去身貴於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爲美談凡厚葬之家例非明  
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爲忠孝以儉薄爲慳惜至今亡  
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誚可爲痛哉可爲痛哉死  
者無知自同糞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復何用  
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各一副  
而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  
等勿復違之且神道惡奢真塗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地下  
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  
興造浮屠於未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與命不得延國亦隨滅

又齊踰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  
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修福之報何  
其蔑如梁武帝以萬乘爲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豈特身戮名辱皆  
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  
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爲天  
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坑變成  
池比來緣精進得富貴長命者爲誰生前易知尚覺無應身後難究  
誰見有徵且五帝之時久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天橫也  
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  
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佛之功耶宋書西域  
傳有名僧爲白黑論理證明白正解沉疑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覺也  
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丑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  
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仍將喻品用爲實錄抄經寫  
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怙可謂大惑也亦有緣亡人造像名

為追福方便之教雖則多端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誑浸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亡者假有通才達識亦為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為夫釋迦之本法為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須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餘財為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玄牝為宗初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為業敬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彌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沒之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云十七年重贈崇太子太保崇長子彝開元初光祿少卿次子昇坊州刺史少子弈少而脩謹開元末為禮部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相牛仙客薨彝男闕為侍御史仙客判官見仙客疾亟逼為仙客表請以弈及兵部侍郎盧奐為宰相代

也其妻因中使奏之玄宗聞而怒之閔決死弈出為永陽太守奐為臨淄太守玄孫合登進士第授武功尉遷監察御史位終給事中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後魏吏部尚書弁七代孫也父玄撫以璟貴贈邢州刺史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於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倖臣張易之誣構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於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閣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璟尋遷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宗縱恣益橫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為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又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

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勅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幸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有特勅原之仍令易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也璟嘗侍宴朝堂時易之兄弟皆為列卿位三品璟本階六品在下座易之素畏璟妄悅其意虛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品卑張卿以為第一人何也當時朝列皆以二張內寵不名官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天官侍郎鄭善果謂璟曰中丞奈何呼五郎為卿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若以親故當為張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鄭善果一何懦哉其剛正皆此類也自是易之等常欲因事傷之則天察其情竟以獲免神龍元年遷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兼諫議大夫內俱奉仗下後言朝廷得失尋拜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嘗請託於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復於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獨不見進祿之事乎俄有京兆人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宮掖將為禍患

之漸三思諷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特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配流嶺南而死中宗幸西京今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帶本官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頗遭水潦百姓飢餓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入拒而不與由是為三思所擠又歷杭相二州刺史在官清嚴人吏莫有犯者中宗晏駕拜洛州長史睿宗踐祚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兼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外戚及諸公主干預朝政請託滋甚崔湜鄭愔相次典選為權門所制九流失叙預用兩年貞闕注擬不足更置比冬選人大為士庶所歎至是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綜有叙時太平公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內乘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乃與姚崇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玄宗懼抗表請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為楚州刺史無幾歷魏兗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尋拜國子祭酒

兼東都留守歲餘轉京兆尹復拜御史大夫坐事出為睦州刺史轉  
廣州都督仍為五府經略使廣州舊族皆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環  
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  
開元初徵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  
為侍中累封廣平郡公其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嶠谷馳道隘狹車  
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並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爵環  
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墊隘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  
受艱弊於是遽令捨之環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  
恩由於下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  
善之俄又令環與中書侍郎蘇頌為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  
號環等奏曰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犬牙彼何足云於  
斯為盛竊以邲邲王等侯有古邑字臣等以類推擇謹件三十國名  
又王子先有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  
不害意言足定體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邑號者七子均養

百王至仁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  
之中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納之慎夫人亦不以  
為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故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  
上稱歎之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皎卒及將築墳皎子駙馬都尉守  
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謹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環及蘇頌請一  
依禮式上初從之翌日又令準孝謹舊例環等上言曰夫儉德之恭  
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誡厚葬實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墳蓋此  
道也凡人子於哀送之際則不以禮制為思故周孔設齊斬總免之  
差衣衾棺槨之度賢者俯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  
分區圖史所載衆人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至孝要道也中  
宮若以為言則此理固可教諭在外或云竇大尉墳甚高取則不遠  
者縱令往日無極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又貞觀中文德  
皇后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法加於長公主魏徵諫云皇帝之  
姑姊為長公主皇帝之女為公主既有長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

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事云群臣欲封皇子為王帝曰朕子豈敢以先帝子等時太宗嘉納之文德皇后奏隆中使致謝於徵此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豐陵禍不旋踵為天下笑則犯顏逆耳阿意順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況今之所載預作紀綱情既無窮故為之制度不因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頃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閒人遞以奢靡相高不將禮儀為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之榮金穴玉衣之資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事皆出於官一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已以聞諒欲成朝廷之政崇國母之德化浹寰區聲光竹素儻中宮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苦違即準一品合陪陵葬者墳高三丈已上四丈已下降勅將同陪陵之例即極是高下得宜上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賚綵絹四百匹分賜之先是胡集使每至春將還多有改轉率以

為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絕其僥求之路又禁斷惡錢發使分道檢括銷毀之頗招士庶所怨俄授璟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權梁山搆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怡禁繫極衆久之未能決斷乃詔璟兼京兆留守并按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緣梁山詐稱婚禮因假借得罪及脅從者盡奏原之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為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為別歷時所有嘉謀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等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才其見重如此俄又兼吏部尚書十七年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官勅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寮玄宗賦詩褒述自寫與之二十年以年老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況且兼之何能為也臣自拔跡幽介欽屬盛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念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使再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封本

郡所更中外已忝彝章逮居端揆左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任  
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用慙他日位則逾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荷  
居而可頃僥倖從政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德莫竭涓塵之効今積  
羸成備沉鋼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顧惟殞越寧遂宿心安可以  
苟徇大名仍尸重祿且留章綬不上闕庭儀刑此乖禮法何設伏惟  
陛下審能以授為官而擇察臣之懇詞矜臣之不逮使罷歸私第養  
疾衡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則歸全之望復在愚臣養老之恩成於  
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卑瞻望軒墀伏深感戀謹奉表陳乞以聞手  
勅許之仍令全給祿俸以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絕人事以就醫藥二  
十二年駕幸東都塢於路左迎謁上遣榮王親勞問之自是頻遣使  
送藥餌二十五年薨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曰文貞子昇天寶初太僕  
少卿次尚漢東太守次渾與右相李林甫善引為諫議大夫平原太  
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次恕都官郎中劍南採訪判官依倚權勢  
頗為貪暴渾在平原重徵一年庸調作東畿採訪使又使河南尉楊

朝宗影取女妻鄭氏鄭氏即薛稷外孫姊為宗婦孀居有色渾有妻使  
朝宗聘而渾納之奏朝宗為赤尉恕在劍南有維縣令崔珪恕之妻  
兄妻美如心誘而私之而貶珪官又養刺客李晏至九載並為人所發  
賊私名與萬貫林甫奏稱璟子渾就東京臺推恕就本使劍南推皆  
有實狀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海康郡尚其載又為人訟其賊貶臨  
海長史其子華衡居官皆坐賊相次流貶其後渾會赦量移至東陽  
郡下請託過求及役使人吏求其資課人不堪其弊訟之配流潯江  
郡然兄弟不盡善飲謔俳優雜戲衡最麤險廣平之風教無復存矣廣  
德後渾以太子諭德為物議薄之乃留寓於江嶺卒  
史臣曰居復艱危則易見良臣處平定則難彰賢相故房杜預創業之  
功不可待時匹而姚宋經武韋二后政亂刑淫頗涉履於中克全聲跡  
抑無愧焉  
贊曰姚宋不入用刑政多端為政匪易防刑益難諫諍以猛施張用寬  
不有其道將何以安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六

唐書列傳

十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七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劉幽求

鍾紹京

郭元振

張說說子均均 賈希烈附

劉幽求冀州武強人也聖曆年應制舉拜閬中尉刺史不禮焉乃弃官而歸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彥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竟不殺武三思幽求謂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恐噬臍無及桓敬等不從其言後果為三思誣構死於嶺外及韋庶人將行篡逆幽求與玄宗潛謀誅之乃與苑惣監鍾紹京長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暉等夜從入禁中討平之是夜所下制勅百餘道皆出於幽求以功擢拜中書舍人令參知機務賜爵中山縣男食實封二百戶翌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俱追贈刺史睿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仍舊知政事進封徐國公加實封

唐書列傳

一



通前五百戶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一區地十頃馬四匹加以金銀雜器景雲二年遷戶部尚書罷知政事月餘轉吏部尚書擢拜侍中降璽書曰頃者王室不造中宗猷代外戚專政姦臣擅國將傾社稷幾遷龜鼎朕躬與王公皆將及於禍難卿見危思奮在變能通兩贊儲君協和義士殄殲元惡放殛凶徒我國家之復存繫茲是賴厥庸甚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軸昨卿以茅土然征賦未廣寵錫猶輕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戶兼舊七百戶使夫高岸為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又以卿忘軀徇難宜有恩榮故特免卿十死罪並書諸金鐵俾傳千後卿其保茲功業未作國禎可不美歟先天癸丑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初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真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湜又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請以羽林兵誅之仍令暉密奏玄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崔彥俱是太

平公士進川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謀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謀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殿下命當即除翦上深以為然暉又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玄宗大懼遽列上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推鞠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疎閒親罪當死玄宗屢救獲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暉于峯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下詔曰劉幽求風雲玄感川嶽粹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持能貫日忠以成謀用苦投水茂勲立艱難之際嘉話盈啓沃之初存謹直以不顧為姦邪之所忌豐萌頗露譖端潛發元宰見逐謗人孔多既殄羣兇方宣大化期間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知軍國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仍依舊還封七百戶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乃授幽求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未幾除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

唐傳四七  
快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蕪州刺史削其實封六百戶歲餘稍遷杭  
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在道憤恚而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  
謚曰文獻配享睿宗廟庭建中三年重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也初爲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  
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京所題景龍中爲苑摠監玄宗之  
誅韋氏紹京夜中帥戶奴及丁夫以從及事成其夜拜紹京銀青光  
祿大夫中書侍郎參知機務翌日進拜中書令加光祿大夫封越國  
公賜實封五百戶賜物二千段馬十匹紹京既當朝用事恣情賞罰  
甚爲時人所惡俄又抗疏讓官睿宗納薛稷之言乃轉爲戶部尚書  
出爲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復召拜戶部尚書遷太子詹事時姚崇素  
惡紹京之爲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史及坐事累貶琰  
川尉盡削其階爵及實封俄又歷遷温州別駕開元十五年入朝因  
垂泣奏曰陛下豈不記疇昔之事耶何忍弃臣荒外未不見闕庭且  
當時立功之人今並亡歿唯臣衰老獨在陛下豈不垂憐耶玄宗爲

之惘然即日拜知張青光祿大夫右諭德久之轉少詹事年八十餘卒  
紹京雅好書畫古跡聚二王及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建中元年重  
贈太子太傅

郭元振魏州貴鄉人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  
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  
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充使聘於吐蕃吐蕃大將  
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元振還  
上疏曰臣聞利以生害害亦生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  
今吐蕃請和默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則害必隨  
之今欽陵欲分衆十姓去四鎮兵此誠動靜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  
若直塞其善意心邊患之起必甚於前若以鎮不可拔兵不可抽則  
宜爲計以緩之若稍事以誘之使彼和望未絕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  
且四鎮之患遠且日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  
姓四鎮是也患之甘涼瓜肅岷關隴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

竭矣脫甘涼有不虞豈堪廣調發耶夫善爲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  
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安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界  
懼漢侵竊故有是請此則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邈蘭部比爲  
漢患實在茲輩則亦國家之要者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恠四鎮本  
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於蕃力  
強易爲東擾必宜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  
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足塞欽陵之口而事未全絕也如欽陵小有  
乖則曲在彼矣之西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  
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遙有分裂亦恐傷彼諸國之意非  
制馭之長筭也則天從之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僇戍久矣咸  
願早和其大將訟欲陵欲分四鎮境統兵專制故不欲歸款若國家  
每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  
日甚設欲廣舉罷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俱懷  
猜阻則天甚然之自是數年間吐蕃君臣果相猜貳因誅大將論欽

陵其弟贊婆及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將  
天蒙令卿率騎以接之後吐蕃將麴莽布支率兵入寇涼州都督  
休璟勒兵破之元振參預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大是元年遷涼州  
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逼突  
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  
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自是寇虜不  
復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  
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至一匹絹余  
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風神偉壯而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  
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捨遺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兼  
檢校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  
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  
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  
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

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  
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  
復與元振通好因遣使進馬五千匹及方物制以元振爲金山道行  
軍大總管先是娑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兵衆  
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於瓜沙等  
州安置制從之闕啜行至播仙城與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相  
遇以悌謂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衆  
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資難得  
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貺二  
公請留不行仍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  
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徵甲馬以助軍用旣得報備又得存  
其部落如此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闕啜然其言便勒兵攻陷  
于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賂於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  
疏曰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得通和

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  
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  
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疲瘠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俱  
未稱愜所以屈志且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四鎮也如國  
力殷足之後則必爭小事方便絕和縱其醜徒來相吞擾此必然之  
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鎮危機  
恐從此啓項緣默啜憑陵所應處兼四鎮兵士歲久貧羸其勢未能  
得爲忠節經略非是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求  
吐蕃吐蕃得志忠節則在其掌握若爲復得事漢往年吐蕃於國非  
有恩有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踈勒  
不知欲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見今攜背忽請漢  
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賢人皆不願夷狄妄  
重非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請無厭益生中國之事故臣愚以爲用吐  
蕃之力實爲非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不以獻等並可汗子孫來即

可以招脅十姓但獻父元慶叔僕羅允倭子并斛瑟羅及懷道豈不  
俱是可汗子孫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不安請冊元慶為可汗竟不能  
招脅得十姓却令元慶沒賊四鎮盡淪頃年忠節請斛瑟羅及懷道  
俱為可汗亦不能招脅得十姓却遣碎葉數年被圍兵士飢餒又吐  
蕃頃年亦無倭子及僕羅并拔布相次為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  
自磨滅何則此等子孫非有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人心不歸來者  
既不能招攜唯與四鎮却生瘡痍則知冊可汗子孫亦未獲招脅十  
姓之算也今科獻之恩義又隔遠於其父兄向來既未樹立得威恩  
亦何由即遣人心懸附若自舉兵力勢能取則可招脅十姓不必要  
須得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稅甲稅馬以充軍用者  
但往年虔瓘已曾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稅甲稅馬臣在疏勒具訪不  
聞得一甲入軍拔汗那胡不勝侵擾南勾吐蕃即將倭子重擾四鎮  
又虔瓘往入之際拔汗那四面無賊可勾恣意侵吞如獨行無人之  
境猶引倭子為蔽今北有娑葛強寇知虔瓘等西行必請相救胡人

則內堅城壘突厥則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  
吞噬內外受敵自陷危道徒與賊結隙令四鎮不安臣愚揣之亦為  
非計疏奏不省楚客等既受闕啜之弊乃建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  
賓持節安撫闕啜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持璽書便報元振除牛師  
獎為安西副都護便領甘涼巴西兵募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進  
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報娑葛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  
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時元振在疎勒於河口  
柵不敢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殺嘉  
賓等呂守素至僻城亦見害又殺牛師獎於火燒城乃陷安西四鎮  
路絕楚客又奏請周以第代元振統衆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  
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遣元振書曰與漢本來無惡  
只讎於闕啜而宗尚書取闕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  
次而來奴等豈坐受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  
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狀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元振使其

子鴻間道奏其狀以悌竟得罪流于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姿葛  
罪冊爲十四姓可汗元振奏稱西土未寧事資安撫逗遛不敢歸京  
師會楚客等被誅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二  
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宋璟爲吏部尚書無幾轉兵部尚書封館陶  
縣男時元振父愛年老在鄉就拜濟州刺史仍聽致仕其冬與韋安  
石張說等俱罷知政事先天元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  
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蕭至忠竇  
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誅之睿宗登承天門  
元振躬率兵侍衛之事定論功進封代國公食實封四百戶賜物一  
千段又令兼御史大夫持節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玄宗  
於驪山講武坐軍容不整坐于纛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說於馬前  
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尋又思  
其舊功起爲饒州司馬元振自恃功勳怏怏不得志道病卒開元十  
年追贈太子少保有文集三十卷

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陽弱冠應  
詔舉對策乙第授太子校書累轉右補闕預修三教珠英久視年則  
天幸三陽宮自夏涉秋不時還都說上疏諫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宮  
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  
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  
道壤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  
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柰何  
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劔戟示人鐔柄臣竊爲陛  
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誠無行所悔此不可止  
之理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湊填城溢郭併鍾無所排斥居人蓬宿  
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博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  
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竒巧誘掖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  
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  
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

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所出入來往雜人甚多外無  
牆垣局禁內有榛藪豁谷猛獸所伏暴慝是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  
不肅歷蒙密乘嶮巖卒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  
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宜易也易曰思患預防願陛下爲萬姓持重此  
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胡寇覷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  
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  
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  
蒼蒼群生莫不幸甚臣自度勸議十不一從何者沮盤遊之娛間林  
泚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利而弃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貴  
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  
天威伏地待罪疏奏不省長安初修三教珠英畢遷右史內供奉兼  
知考功貢舉事擢拜鳳閣舍人時臨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構陷  
御史大夫魏元忠稱其謀反引說令證其事說至御前揚言元忠實  
不反此是易之誣構耳元忠由是免誅說坐忤旨配流欽州在嶺外

歲餘中宗即位召拜兵部員外郎累轉工部侍郎景龍中丁母憂去  
職起復授黃門侍郎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詔方許之是時風教頹  
紊多以起復爲榮而說固節懇辭竟終其喪制大爲識者所稱服終  
復爲工部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館學士睿宗即位遷中書侍  
郎兼雍州長史景雲元年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構逆而死留守捕繫  
枝黨數百人考訊結構之狀經時不次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  
獲重福謀主張靈均鄭愔等盡得其情狀自餘枉被繫禁者一切釋  
放睿宗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在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  
如此玄宗在東宮說與國子司業褚无量俱爲侍讀深見親敬明年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是歲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者上  
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相顧莫能對說進曰此  
是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  
窺覷路絕災難不生睿宗大悅即日下制皇太子監國明年又制皇  
太子即帝位俄而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說爲不附

已轉爲尚書左丞罷知政事仍令往東都留司說既知太平等陰懷異計乃因使獻佩刀於玄宗請先事討之玄宗深嘉納焉及至忠等伏誅徵拜中書令封燕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其冬改易官名拜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季冬爲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裸體跣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俄而爲姚崇所構出爲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轉嶽州刺史仍停所食實封三百戶遷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開元七年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兼修國史仍賁史本隨軍修撰八年秋朔方大使王峻誅河曲降虜阿布思等千餘人時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于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爲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効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共心乃安九年四月胡賊康待賓率衆反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攻陷蘭池等六州詔王峻率兵討之仍令說相知經略時叛胡與党項連兵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說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党項自相殺阻夜胡乃西遁入鐵建山餘黨潰散說切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獻請因此誅党項絕其翻動之計說曰生八王之道推亡固存如盡誅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置党項餘燼其年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依舊修國史明年又說爲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有康待賓餘黨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自立爲可汗舉兵反謀掠監牧馬西涉河出塞進兵討擒之并獲其家屬於木盤山送都斬之其黨悉平獲男女二千餘人於是移河曲六州殘胡五



萬餘口配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說以討賊  
功復賜實封二百戶先是緣邊鎮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不  
假師衆奏罷二十餘萬勒還營農玄宗頗以爲疑說奏曰臣久在壇  
場具悉邊事軍將但欲自衛及雄使營私若禦敵制勝不在多擁閑  
冗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爲疑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以陛下之明四  
夷畏伏必不慮減兵而招寇也上乃從之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  
亡略盡說又建策請一切召募強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爲條例  
逋逃者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萬人分繫諸衛更  
番上下以實京師其後曠騎是也定歲玄宗將還京而便幸并州說  
進言曰太原是國家王業所起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  
申未思之意若使入京路由河東則漢武臆上后上之祀此禮久闕  
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隆典以爲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也  
上從其言及祀后上禮卑說代張吉賀貞爲中書令夏四月玄宗親爲  
詔曰動惟直道累聞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

其增損圖書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說又首建封  
禪之議十三年受詔明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等撰東封  
儀注舊儀不便者說多所裁正語在禮志玄宗尋召說及禮官學士  
等賜宴於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名爲集賢  
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以爲集賢殿書院授說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及  
將東封授說爲右丞相兼中書令源乾曜爲左丞相兼侍中蓋勒成  
岱宗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說又撰封禪壇頌以紀聖德初源乾曜  
本意不欲封禪而說固贊其事由是頗不相平及登山說引所親攝  
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升加階超入五品其餘官多不得上又行從兵  
士惟加勳不得賜物由是頗爲內外所怨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獻  
策請括天下逃戶及在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說嫌其擾  
人不便數建議違之乃東封還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銓融與禮部  
尚書蘇頌等分掌選事融等每有奏請皆爲說所抑由是銓綜失叙  
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李林甫奏彈說引術士夜解及受賊

等狀勅宰臣源乾曜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隱甫就尚書省鞫問說元左廢子光詣朝堂割耳稱寃時中書主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並依倚說勢詐假納賂又私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說占卜吉凶為隱甫等所鞫伏罪說經兩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迴奏說坐於草上於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玄宗憫之力士奏曰說曾為侍讀又於國有功玄宗然其奏由是停兼中書令觀及慶則決杖而死連坐遷貶者十餘人隱甫及融等恐說復用為已患又密奏毀之明年詔說致仕仍令在家修史初說為相時玄宗意欲討吐蕃說密奏許其通和以息邊境玄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奭死說因獲雋州關羊上表獻之以申諷諭其表臣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鷓推情舉類獲此關羊遠生越雋蓄性剛決敵不避強敵不顧死雖為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鳥不遁才獸不藏伎如蒙効奇靈圍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氣

爭雄敢殺見而衝冠鷲狼聞而擊節真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摧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關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力取勸焉臣緣珍足未堪屢地謹遣男詣金明門奉進玄宗深悟其意賜綰及雜綵一千匹十七年復拜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尋代源乾曜為尚書左丞相視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帳設音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敘其事盡以修謁陵儀注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時長子均為中書舍人次子均尚寧親公主拜駙馬都尉又特授說兄慶王傅光為銀青光祿大夫當時榮寵莫與為比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并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薨時年六十四上憐惻久之遽於光順門舉哀因罷十九年元正朝會詔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堂今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上柱國燕國公張說辰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賸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

義探繫表之微英辭詖工八下之動昔侍春誦緹繆歲華含春容之聲  
叩而盡應蘊泉源之智而斯沃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民  
則朝政惟允司鈞揔六官之紀端揆爲萬方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  
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一不臻於中壽之福于嗟不慙旣喪斯文宣  
室餘談泠然在耳王殿遐草宛留其蹟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使當  
宁撫几臨樂徹懸罷稱賜之儀遵往祿之禮可贈太師賜物五百段  
始玄宗在東宮說已蒙禮遇及太平用事儲位頗危說獨排其黨請  
太子監國深謀密畫竟河內難遂爲開元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  
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  
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尤長於碑文墓誌當代無能及者喜延納後  
進善用已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其  
封泰山祠雎上謁五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說爲唱首而又敦氣  
義重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時中書舍人徐堅自負文學  
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

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  
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  
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  
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堅說旣遭訕讒罷知  
政事專集賢文史之任每軍國大事帝遣中使先訪其可否說嘗自  
製其父贈丹州刺史隲碑文玄宗聞之而御書其碑額賜之曰嗚呼  
積善之墓有文集三十卷太常諡議曰文貞左司郎中陽伯誠駁議  
以爲不稱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依太常爲定紛紜未決玄宗爲  
說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諡曰文貞繇是方定均均皆能文說在中  
書兄弟已掌綸翰之任居父憂服闋均除戶部侍郎轉兵部二十六  
年坐累貶饒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徵復爲戶部侍郎九載遷刑部  
尚書自以才名當爲宰輔常爲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權臣陳  
希烈期於必取旣而楊國忠用事心頗惡之罷希烈知政事引文部  
侍郎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爲大理卿均大失望意常鬱鬱祿山之亂

受僞命爲中書令掌賊樞衡李峴呂諲條疏陷賊官均當大辟肅宗  
於說有舊恩特免死長流合浦郡

均以至婿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嘗賜珍玩不  
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均曰此婦翁  
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天寶中玄宗嘗幸均內宅謂均曰希烈累  
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均錯愕未對帝即曰無喻吾愛婿矣均降  
階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相均深缺望天寶  
十三年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人朝時祿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  
寵異祿山求帶平章事下中書擬議國忠進言曰祿山誠立軍功然  
眼不識字制命若行巨恐凶夷輕國玄宗乃止加左僕射而已及祿  
山還鎮命宦高力士餞於涯坡既還帝曰祿山慰意否力士曰觀  
其深心鬱鬱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帝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  
人不知必張均所告帝怒盡逐張均兄弟出均爲建安太守均爲盧  
溪郡司馬均爲宜春郡司馬歲中召還再遷爲太常卿祿山之亂玄

宗幸蜀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等從朝臣多不至次  
咸陽帝謂高力士曰昨日蒼黃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者  
力士曰張均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屬必當先至居館素有宰相望  
深爲祿山所器必不此來帝曰事未可料是日均至帝大悅因問均  
均曰臣離京時亦過其舍比約同行均報云已於城南取馬觀其  
趣向來意不切既而均弟果受祿山僞命均與陳希烈爲賊宰相  
均死於賊中

陳希烈者宋州人也精玄學書無不覽開元中玄宗留意經義自褚  
无量元行冲卒後得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常於禁中講老易累遷  
至秘書少監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經希烈之  
手李林甫知上睠待深異又以和裕易制乃引爲宰相同知政事相  
得甚歡而林甫居位日久雖陰謀姦畫足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  
之力也累遷兼兵部尚書左相封潁川郡開國公寵遇倖於林甫及  
林甫死楊國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守

太子太師希烈失恩心頗快快祿山之亂與張垧達奚珣同掌賊之機衡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

史臣曰劉徐公負不羈之材逢抵巇之運遂能奮命決策扶力中興朝為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重利不耻不義之富安及此哉郭代公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驅貔虎之師斷獯戎之臂暨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均垧務速失節賊庭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無賴子弟汗圯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希烈柔而多智長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初同膏盲耳

贊曰箕微去紂闕散扶昌謀不近義旋踵而亡幽求不令道濟允臧偉哉郭侯勲德煌煌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七

